

第二章 修正主義的出現：伯恩斯坦對馬克思的批判

第一節 恩格斯的自我修正：政治改革取代經濟變革

前面提到了，馬克思過世後，由於理論中法則和行動的衝突，造成了第二國際在革命策略上的爭議。這個爭議，不僅在革命派與修正主義間發生爭論，就連與馬克思聯名撰寫《共產黨宣言》的恩格斯，也在 1895 年，為馬克思的著作《法蘭西階級鬥爭》所寫的導論中，「承認」馬克思和他自己所犯的錯誤：

目前再版的這部著作，是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義觀點，從一定的經濟狀況出發，來說明一段現代歷史的初步嘗試。在《共產黨宣言》中，這個理論曾被大體地應用於全部近代歷史。〔…〕按照作者的觀點，把政治事件歸結於終究是經濟原因的作用。

在判斷當前發生的個別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時，總是不能探索出終極的經濟原因。〔…〕對於某一時期的經濟史的明確觀念，絕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時得到，而只有在事後，即在蒐集和鑑別了材料之後才能得到。在這裡，統計是必要的輔助手段，而統計總是落在事件之後的。因此，在研究當前的事件時，往往不得不把這個帶有決定意義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關時期開始存在的經濟狀況看做是在整個時期內一成不變的〔…〕。所以，唯物主義的方法在這裡，就往往只得侷限於把政治衝突歸結於由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現有各社會階級以及各階級集團的利益的鬥爭，而把各個政黨看作是這些階級以及階級集團的多少確切的政治表現。

不言而喻，這種對經濟狀況中同時發生的種種變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為產生錯誤的泉源。但是概括敘述當前事變的一切條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產生錯誤的泉源，然而這並不妨礙任何人去寫當前事變的歷史。

當馬克思著手寫這部著作時，要避免上面所說的那種產生錯誤的泉源更是不可思議。⁶⁵

從上面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出，對於恩格斯來說，馬克思所設想，通過對於生產方式變動而造成社會整體變動的「唯物史觀」，是把歷史中發生的個別或系列事件，包括政治在內，化約成爲經濟因素。因此，既然經濟因素是促成社會變化的「終極原因」，那麼如果我們要對於整體社會進行變革，就應該從經濟因素著手。透過這樣的方式，恩格斯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說明爲一種由經濟因素完全決定歷史發展的理論，而透過對於經濟因素進行變動，社會歷史整體也將發生整體的變動。

但是，恩格斯自己說，這樣的解釋方式錯了，因爲要在整體社會眾多的變化因素中，找出一個「終極因素」是有困難的。我們對於一個個別事件，或是一系列事件變化成因的說明，總要等到事情整個結束之後，才會比較清楚。但是，爲了在事前對於社會發展進行說明，不得不假定有一個最終成因，並且依據這種方式，把整體的社會事實化約成較簡單的狀態，以符合考察的工具。

隨著事態逐步發展，社會整體中參與變化的因素也逐漸被看出來。這麼一來，在一開始假定的終極成因就不再是「終極的」原因了。由此，我們必須根據事態的變化，來修訂原先我們看待事情的方式。基於這個理由，恩格斯認爲，由生產力「完全決定」社會變遷的唯物史觀錯了。

正是這樣的錯誤，使得恩格斯認爲他和馬克思原先設想的革命策略是錯的：

當二月革命爆發時，我們大家關於革命運動的條件和進程的觀

⁶⁵ 中共中央馬恩列思著作編譯局（譯）（1960）。F. Engels 著。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收錄於中共中央馬恩列思著作編譯局（主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十二）（頁 591-612）。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591-592。之後再引用此書，將以「恩格斯，〈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頁數」代表之。

念，都受過去歷史經驗特別是法國經驗的影響。〔…〕但是，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作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⁶⁶

恩格斯接下去說，以往的革命都是少數人的組織，對抗既與的體制，這正是近代一切革命的特徵，「看來，無產階級爭取自己解放的鬥爭也具有這些特徵」。⁶⁷但是

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這個經濟革命自1848年起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最近在俄國初次真正確立了大工業，並且把德國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第一流的工業國，——這一切都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生的，因此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在1848年除英國之外，只在巴黎以及某些大工業中心發生的兩大階級之間的鬥爭，現在已遍布全歐洲，並且達到了在1848年還難以想像的猛烈程度。〔…〕既然連這支強大的無產階級軍隊也還沒有達到目的，既然它沒有能夠以一次決定性的打擊取得勝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進，在嚴酷頑強的鬥爭中奪取一個一個的陣地，那麼這就徹底證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⁶⁸

恩格斯認為，在歷史進展的事實證明之下，他和馬克思在1848年所認為的，由無產階級革命達到社會主義變革的方式是錯的。他們錯誤預測了1848年時的經濟成熟度，以及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以及革命的方式。那麼，難道社會主義就無望了嗎？

⁶⁶ 恩格斯，〈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頁594-595。

⁶⁷ *ibid*，頁596。

⁶⁸ *ibid*，頁597-598。

不是的，就在新興的德國社民黨身上，恩格斯看到了希望：

由於德國工人善於利用 1866 年實行的普選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驚人成長就已無可爭辯的數字展現在全世界面前：社會民主黨所得的選票在 1871 年為 102,000，1874 年為 352,000，1877 年為 493,000。接著就是當局以反社會黨人法的方式來承認了這些成就；黨暫時被擊敗了，所得選票在 1881 年降到了 312,000。但是黨很快就克服了這種情況，正是在非常法壓迫、沒有報刊、沒有合法組織、沒有結社集會權利的情形下，才真正開始了迅速的增長：1884 年為 550,000 票，1887 年為 763,000 票，1890 年為 1,427,000 票。這時，國家的手也就變成軟弱無力了。反社會黨人法消失不見了，社會黨人的選票增加到了 1,787,000 張，即佔總票數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統治階級使盡了一切手段，可是毫無用處、毫無成效、毫無結果。當局、從而以致於首相，都不得不接受—並且是從可惡的工人方面接受—表明自己無能為力的明顯證據，〔…〕國家已經走入絕境，工人卻剛才啟程。⁶⁹

恩格斯認為從歷史的進展中，他看到了馬克思沒有看到的變化因素：政治上的選舉權。透過選舉，勞工開始可以讓他們的代表進入議會，不只是發出聲音，更重要的是，可以參與制訂法律，限制最長工時以及規定最低工資，從而捍衛工人自己的權利。而這麼做，無須經濟上的大幅變動，而只需要政治上議會政治對於制度的修訂即可達到。

勞工可以透過選舉，經過議會政治，不只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更可以保障自己的權利。當勞工能夠爭取到和資本家一樣的權利義務之時，政治改革的力量也就達到了。最重要的，政治的改革無須經歷經濟上的大型變動，由此，一次性革命的力量，可以變成一次次、不斷累積的政治改革努力。

由於這樣有成效地利用普選權，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採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

⁶⁹ *ibid*，頁 601.

藉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制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制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種][...]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

因為這裡鬥爭的條件已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過決定作用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的了。⁷⁰

恩格斯認為，由於選舉的成效，他和馬克思在1848年所提出的鬥爭方式必須作出改變。因為環境產生了變化，所以在鬥爭的策略上，也應該進行修正。現在要作的事情，就是利用這種新的工具，一步步奪去資產階級的統治權力。由此，資產階級將會在自己創設的工具中，葬送自己的生命。

於是，通過上面的說明，恩格斯認為，隨著歷史的發展，歷史中參與決定歷史變化的因素逐步呈現出來，因而否定了他和馬克思在1848年撰寫《共產黨宣言》的經濟決定論想法。這些變化因素當中，最重要的是普選權以及議會改革的出現，這些改革方式的成效證明，政治改革獨立於經濟變革之外，成為新的鬥爭方式。由此，原先的革命策略應該因為歷史的前進而進行修正。

第二節 策略的修訂來自理論的錯誤：伯恩斯坦對馬克思

在理論上的批判

恩格斯寫下了策略的修正；伯恩斯坦認為這種策略(tactics)的修正必然蘊含(implied)了對於戰略(strategies)的修正，一種對理論上馬克思主義前提的修正。由恩格斯提出的錯誤，不僅僅是偶然事實

⁷⁰ ibid, 頁 603.

的結果，這些錯誤是由教條(discipline)的重點中推導出來的，所以要避免這些錯誤，就必須先修正教條。伯恩斯坦並未否定這些新的策略。黨的政治實踐是正確的。但是，為了毫不遲疑、沒有矛盾地由新策略指導前進，將黨從烏托邦的、暴力份子(insurrectionist)的就理論詞彙中解放出來，是非常重要的。⁷¹

伯恩斯坦在第二國際於 1898 年 10 月的斯圖加會議中，以信件的方式提出了他所反對的馬克思主義：

我所反對的是：我們站在資本主義社會巨大崩潰的開端處(threshold)，而社會民主黨應該將其策略，取決於或依賴於此種即將到來之巨大災難的期待。

這種災難理論(catastrophe theory)的支持者，他們的觀點大部分是奠基於「宣言」的論證。他們在各方面都錯了。⁷²

這些錯誤包括了：

(1) 資本主義本身具有調節危機的能力：「宣言」中對於現代社會發展預測，只在描繪發展的一般趨勢時是正確的。但是，它在許多特殊結論上是錯的，特別是在發展所需時間的長度上有誤。很明顯的，如果經濟發展比原先預見的要長，那麼就可以假定有些在「宣言」中沒有預見到的形式和生產結構。

(2) 社會階級兩極分化沒有發生，中產階級沒有消失，反而愈加堅實：社會關係的緊張化，事實上沒有如宣言描繪的那樣發生。隱瞞這個事實不僅是無用的，且是愚昧的。有產者(property-owner)的數量沒有消失，反而成長了。社會財富的大幅增長，不是伴隨著資本工業家數量的減少，而是整體資本家數量的增加。中產階級改變了性

⁷¹ Colletti, L., *From Rousseau to Lenin*, p.49.

⁷² Bernstein, E. (1993). *The Preconditions of socialism* (H. Tudor, Trans. & Ed.).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2. 之後再引用此書將以「Bernstein, E., *The Preconditions of socialis*, p.頁數」代表之。

格，但是他們沒有從社會（階層）的光譜中消失。

（3）中小型企業沒有從資本主義的光譜中褪去：工業生產的積累，還沒有以同等密度和速度在各國中發生。積累確實在許多生產部門發生，但是在其他部門還遠遠落後。在農業中，積累的過程甚至發生的更慢。工業統計顯示出各種不同的企業。沒有任何企業的階級顯示出，要從社會中消失的跡象。

（4）民主機制與工會組織能夠有效對抗資本家：政治上，我們在先進國家中看到，資產階級的特權漸漸讓位給民主機制。在民主機制的影響下，以及由勞工運動逐漸有效的驅動下，社會開始對於資本的剝削趨勢有所反動。目前為止，這還是微小的以及不確定的，但是它已經存在在那裡，而且經濟生活的範圍越來越受它影響。⁷³

這樣的歷史發展結果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並不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預期的那樣。於是，身處於歷史中的我們，既然面對著不同的歷史環境，就應該對於從錯誤法則推導出來的革命策略進行修正。因此，如果還將社會主義的來臨，立基於「資本主義崩潰引發的大革命」這樣的「最終目標」身上，這不僅是過時的，更對當下的行動有害。

除了對於革命策略的修正之外，更重要的是伯恩斯坦對於馬克思理論本身的修正。伯恩斯坦認為，馬克思所設想的資本主義法則之所以不成立，是因為資本主義本身隨著時間的發展，也產生了變化。而這些變化，是馬克思沒有看到的。如此一來，要說明資本主義發展的法則，就必須將新的變化考察進去。而這些新的變化證明了，資本主義本身具有調適能力，從而使得資本主義能夠發展出新的機制，來調適由它自身產生的危機。

當我被說服說，各國發展的重要階段不能被忽略時，我就為社會民主黨的立即任務(immediate tasks)保留了極大的可能性，〔這些

⁷³ 以上四點整理自 Bernstein, E., *The Preconditions of socialism*, p.5.

立即任務」也就是，對工人政治權利的爭取，為工人階級利益而採取的鄉鎮(town)和市鎮(municipalities)的政治活動，以及在經濟上把工人組織起來。正是在這樣的精神下，我才說運動對我來說是一切，而一般來說的社會主義最終目標什麼都不是。而我今天仍舊為這個想法背書。⁷⁴

透過對於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修正，伯恩斯坦重新看待革命策略的問題。也正是在這裡，伯恩斯坦把馬克思主義者一直以來奉為圭臬的「最終目標」拿掉，賦予了當下立即運動本身的價值。透過這種方式，改善工人環境、議會改革等種種修正措施，不再是為了最終革命的練習，而有了本身的價值。每一步修正主義所踏下的道路，都是通往社會主義不可或缺的足跡。

接下來，我將說明伯恩斯坦究竟是如何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批判，以及這樣的批判如何影響革命策略的修正。

一、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

伯恩斯坦在《社會主義的前提》一書最開始的地方，說明社會民主黨作為一個抗爭的政黨(fighting party)，必定有其抗爭的目標，而這些目標不是隨便得來的，而是依據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科學的社會主義」。

但是，作為一門科學，它必須「是一種只符合經驗和邏輯的知識。對於那些無法符應這種證據的東西，就不再是科學，而只是依賴於主觀力量(subjective impulses)，或僅僅依賴於個人欲求或意見。」⁷⁵

在這裡，伯恩斯坦清楚地強調，一門知識要能夠稱作「科學」，它必須經得起經驗的驗證，以及具有邏輯合法性。任何不能和經驗事

⁷⁴ Bernstein, E., *The Preconditions of socialism*, p.4f.

⁷⁵ *ibid*, p.9.

實相符的信念，都只能是主觀的想法，而不能成爲一門「科學」。由此，如果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想法，想要成爲一門科學，就必須符合經驗事實和邏輯的檢證。

在任何一門科學中，我們可以區分純粹理論(pure theory)和應用理論(applied theory)。前者是由從相關資料的整體中推論出來的認知原則所組成，而且因此被看做是普遍有效的。它們是理論中的不變元素(constant element)。應用科學則是立基於把這些原則應用到特殊現象或實踐例子中。由此種應用得到的知識，並且把它們一起放到命題中，就提供了應用科學的原則。這樣就建立了體系中的可變元素。⁷⁶

但是，就算是科學中的純粹理論部分，也會因爲新原則的發現或新現象的研究而發生改變。在純粹理論中，隨著原先不知道的原則不斷被發掘出來，純粹理論會不斷修正原先以爲是普遍的真理，在舊有命題上加入新的條件。但是隨著原先認爲的真理被給出條件限制的同時，又再度擴展了該學科的有效性。

但是應用原則和純粹理論不同，一旦該實踐原則被證明是有效的，只要使得該實踐原則有效的前提成立時，就總是有效。但是對於造成這種實踐效力前提的認識，卻有可能會因爲不同因素的發掘而產生改變。因此，「實踐創造了新知識的材料，並且日復一日地改變[知識]整體的圖像，持續不斷地讓那些曾經是新的認識，變成無用的方法。⁷⁷

在這裡，伯恩斯坦說明了他所認爲的「科學精神」：能動的、不斷修正自身的。這種修訂是因爲當我們對於事實有更多考察的時候，有更多的資料會進入我們的分析中，這些新的材料會形成新的原則，然後在理論上給予舊的原則新的限制，從而使得科學理論的有效性能夠不斷成長。因此，不論在科學的理論或實踐部分，都必須因爲新的

⁷⁶ *ibid*, p.9.

⁷⁷ *ibid*, p.10.

材料的加入而不斷修正原先的看法，由此，馬克思主義如果要作為一門科學，也不能擺脫「修正」的道路：

我相信，馬克思本人曾經說過理論的命運：「摩爾⁷⁸的摯愛(Moor's beloved)只能由摩爾的手來抹去」。因此，只有當教條(doctrine)的錯誤被教條自己的支持者所承認時，這些錯誤才能被克服。這樣的承認不必然意指這些信條的毀滅。相反地，這可能會變成對於認知錯誤的移除，〔…〕這正是馬克思自己在最後反對馬克思。⁷⁹

那麼，伯恩斯坦究竟認為馬克思的思想中，需要修正的地方在哪裡呢？

他首先區分馬克思思想中的理論部分和實踐部分：伯恩斯坦認為，馬克思思想中的理論部分是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前言中，所提出來的唯物史觀。而應用的部分，則是恩格斯的《烏托邦以及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第三部份。

在前述的序言中，馬克思呈現了它的歷史或社會哲學的一般特徵，以一種簡要、明確以及前所未有的清晰的命題表達出來。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重要思想都包含在其中。⁸⁰

恩格斯則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進一步擴展，將它應用到現代社會的特殊現象中。而恩格斯的應用正是馬克思思想在現實中的應用。

〔恩格斯的應用〕也保證、要求馬克思主義宣稱的不只是一種抽象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宣稱的是一種現代社會和其發展的理論。如果我們作一個明快的(hard-and-fast)區分，我們可以把這個部分的馬克思主義看成是應用的原則，但是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這是一種絕對重要的應用，沒有這個部分，它就失去了最為政治科

⁷⁸ Moor 是馬克思的綽號

⁷⁹ *ibid*, p.28.

⁸⁰ *ibid*, p.10.

學的重要性。因此，這個對於現代社會的一般或主要的命題，必須被看做馬克思主義的純粹原則。⁸¹

伯恩斯坦認為，馬克思透過他的歷史觀，而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趨勢標示出某些特徵。恩格斯運用這些特徵，來對現代社會發展作更細部的刻畫。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作為說明歷史發展進程的學科，他所指出的歷史一般規律必定要應用到現代社會上；換句話說，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雖然在概念上可以將理論和應用部分分開來，但是因為這門學科本身的特性，馬克思的純粹理論本身，就是要應用在實際的現象上。

因此，對伯恩斯坦來說，馬克思的理論當中，最重要的就是馬克思的歷史觀。正是因為通過了這個歷史發展規律的想法，馬克思才能夠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的特色加以說明。

就我看來，構成馬克思主義純粹理論的架構是：上述提到的歷史唯物主義計畫，階級鬥爭的一般理論（它的種子已經包括含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之中）以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特殊理論；也包括剩餘價值理論以及資產階級社會生產模式，以及隱含在其中的發展趨勢理論。⁸²

因為伯恩斯坦將馬克思的想法看做是對於一般歷史規律的說明，再加上這門學科本身的特性就是要應用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上，因此，這門學科必定是對於資本主義發展一般規律的說明。由此，現代社會是否朝向馬克思所刻劃的方向來發展，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檢驗工具。

這麼一來，我們就可以至少通過以下兩種方式，來對於馬克思的想法提出批判：(1)理論本身的有效性；以及(2)現實資本主義發展與馬克思理論的相應程度。我將逐一說明。

⁸¹ *ibid*, p.10.

⁸² *ibid*, p.12.

二、經驗法則取代抽象概念：伯恩斯坦對馬克思唯物史觀方法本身有效性的批判

伯恩斯坦認為馬克思理論的中心點，就是他的唯物史觀，也就是他透過唯物主義的觀點，將歷史發展的過程解說出來。那麼，何謂唯物主義呢？

歷史唯物主義概念的正確性問題，是一種關於歷史必然性程度的問題。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意思是，他首先主張所有事物的必然性。根據唯物主義的理論，事物依循著某種法則而行動；因此每一個原因都有一必然的結果，也沒有一個事件沒有物質的原因。但是，由於物質的活動決定了想法的形式和意志的方向，所有人類的事件也是必然的。〔…〕他必定相信從任何特定的時間點開始，所有系列的事件都可以通過既與物質的整體，以及其部分的力量關係，把之後的事件系列決定下來。⁸³

對伯恩斯坦而言，唯物主義就是以物質條件加上因果律，而解釋世界運動的規則。因此，唯物主義對於歷史進程的發展，會堅持歷史事件與歷史進程發生的必然性。因為只要給定了歷史中的物質與物質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整個世界的歷史就可以從一個時間點上，透過因果律，而整個說明出來。如果我們現在還不能說明世界進展的規則，則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發現決定變化的基本元素以及規則。

由此，對於歷史發展的解釋，馬克思所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必然性在哪一種情況下展現，也就是說，在人類歷史中，是何種力量或力量元素具有決定性，而這些決定因素間關係為何？」⁸⁴

伯恩斯坦認為，馬克思的回答是很清楚的：「馬克思的答案是，他把人們當今物質的生產動力和生產關係當作決定因素。」⁸⁵他以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也就是馬克思自稱所引導其研究的

⁸³ *ibid*, p.13.

⁸⁴ *ibid*, p.13.

⁸⁵ *ibid*, p.13.

「導線」(guiding thread)中的一段話，來說明這種決定關係：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與社會意識的某種形式相應的政治和法律機制）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裡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⁸⁶

由此，伯恩斯坦認為：馬克思在第二句話中，就尖銳地將人類的意識與存在(existence)對立起來，以致於會讓人結論到，人類只被看做歷史動力活生生的中介(living agent of historical forces)。「總而言之，意識和人類意志看來無疑地是作為屈從於物質活動因素。⁸⁷」

於是，伯恩斯坦認為，透過上述的方式，馬克思可以把歷史發展的過程，以物質生產方式以及生產關係兩個因素，把整個歷史過程給揭露出來。並且，由於這樣的考察方式，具有(1)不脫離現實，以及最重要的，(2)必然性的兩大特色，因此可以與唯心論式的歷史發展模式區別開來，而為自己的考察方式冠上科學之名。由此，產生了一種「科學的社會主義」。這樣的科學社會主義具有以下特色：

⁸⁶ 轉引自 Bernstein, E., *The Preconditions of Socialism*, p.13-14，中文譯文部分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82-84 為參考。

⁸⁷ Bernstein, E., *The Preconditions of Socialism*, p.14.

第一，由於這樣的考察方式首先必須以現今的生產方式為對象，以及在生產方式中，從實際存在的社會關係出發，所以對於社會的歷史發展，不再是以學院中，由純粹思辯的概念出發，加上邏輯推演，完全在思想中，把整個歷史發展過程「思想出來」。更改正了唯心主義在思想過程中，沒有詳加考慮現實社會的演變，而把現實發展的過程，當作是概念間的發展過程，從而產生「頭腳倒立」的錯誤。

第二，由於確立了決定歷史發展的物質因素，於是透過物質的決定因素間相互作用，與自然世界中的因果律，整個歷史的發展就可以被決定。因此，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也由焉確立。

由此一來，伯恩斯坦認為，馬克思主義者透過對於生產力以及生產關係的確立，形成了一種對於歷史解釋的特殊觀點，也就是「在唯物主義觀點下，科學的社會主義」。透過這樣一種唯物主義觀，馬克思主義者可以將整個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從過去到現在，甚至從現在到未來，整個說明出來。

但是，這樣一種對於整體歷史的說明，是不是有效的？伯恩斯坦提出他的質疑。

歷史發展的過程是不是真的完全由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所決定？伯恩斯坦認為，這種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來決定歷史發展的「經濟唯物史觀」，如果不是太強，就是太弱，因此不能用來當作「科學的」解釋方式。

唯物論式的歷史觀太強的地方在於，會使得人們認為整個歷史發展完全被生產力以及生產關係所決定，而完全忽略其他因素可能參與決定歷史發展的可能性，特別是人的意識對於歷史發展的影響力⁸⁸，

⁸⁸ 對於此種完全由社會生產力與社會關係的物質因素，完全決定歷史發展，而忽略意識的能動性的看法。學者張君勱有過精彩的批評，我整理如下：

(1)腦與自覺性的關係：思想和精神，不能離開腦，不表示兩者是一樣的，或思想可以還原到腦（物質）中。心物二者是不同的。

(2)知德上之自由選擇：物質現象的研究與社會生活之研究，自有迥然不同之處。人有自由意志，此與物最大不同，是故不易求其恆性與規律之所在。

而這樣的說法是荒謬的。

除了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的生產模式與交換之外，諸如地域團體 (territorial grouping) 和小團體 (agglomeration) 的關係，也就是說，人口的分佈和交通運輸——它們確實由生產模式與交換所決定，但是一旦建立後，其自身會以自己的方式影響情勢。⁸⁹

由此，縱然有些社會實體，確實是由生產模式與交換模式所造成，但是一旦形成後，卻能夠自己發生影響歷史的發展。由此，我們不能說整體歷史的進程，乃是由單一生產因素所決定。

他又舉恩格斯致史密特的信中寫道：

社會機制變成自身獨立的社會動力，可能可以回過頭來，影響經濟發展。因此，歷史唯物論絕對沒有拒絕政治的自律和意識形態的動力；歷史唯物論拒絕的只是：此種自律是無條件的，並且顯示社會生活經濟基礎的發展——生產關係和階級發展——在這些動力的活動中，具有比較大的影響力。⁹⁰

由此，伯恩斯坦認為，就算是馬克思與恩格斯自己，也沒有把歷史發展，看做只由單一生產關係所完全決定。

相反地，伯恩斯坦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此種「單一生產關係決定論」的立場有所修正。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說：「所有社會轉變以及政治革命的終極原因 (ultimate causes) 不是在

(3)張君勳認為，馬氏恩氏對於人之意志，視為不關重要，甚或認為不存在。馬氏恩氏認為社會發展之定率先在，而人之思想非受其支配不可，如是社會發展有其必然性，乃成爲鐵則。

(4)人類之進化，不只是事物之知可以促進。道德之知也是進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5)人事社會的變化，究竟有無定律，仍是宇宙大問題，絕非魯莽滅裂之研究所能解決。世界當中有偶然性，乃有所謂自由。反之，持整體宇宙說者，則不認有偶性，因而無所謂自由。此兩派仍是爭論不休。(參見〈社會發展與命定論〉，出自《張君勳先生九秩誕辰紀念冊》，頁 177-183。)

⁸⁹ Bernstein, E., *The Preconditions of Socialism*, p.17.

⁹⁰ *ibid*, p.17.

人的頭腦中被找到，而是在生產和交換模式的轉變中找到。」⁹¹伯恩斯坦認為，恩格斯使用「終極原因」一詞，隱含了決定歷史發展過程中，其他種類決定因素的參與，如第二原因、第三原因...等。但是，一旦採取此種多重決定的修正，會使得生產模式和生產關係不足以決定歷史必然性，從而使得唯物史觀失去必然性，從而使得唯物史觀在決定歷史必然性的解釋力上，變得太弱。

如果參與決定的原因越多，我們就越難確定歷史的必然性為何。因為我們無法確定究竟有哪些因素決定了歷史，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關連性為何，那麼我們就無法確定要如何計算它們所決定的歷史必然性為何。因此，就算我們在計算過程中漏算或錯算了一個最微小的決定因素，也會造成在斷定歷史發展時的重大錯誤。

只要多重的因素持續著，要想精確的揭露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繫，以便有把握地確定，在某一特定案例中，決定當時最強大的動力，這決不是容易的事。首先，純粹的經濟因素只創造了接受某些觀念的傾向(disposition)，但是這些觀念如何升起、擴散，以及這些觀念採去什麼形式，有賴於整體影響因素的參與。⁹²

但是，由於整體因素是難以確定的，因此，只要參與決定歷史發展的因素越多，所能夠確定的歷史必然性就越少。「與純粹經濟動力不同的，影響社會生活的動力越多，我們所謂的歷史必然性就越要動搖。⁹³」

透過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被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視為「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重要因素：必然性，與唯物史觀的方法開始鬆脫。因為，生產關係不足以決定歷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說，除非唯物論式的歷史發展模式，完全忽略其他可能影響歷史發展的因素，整個歷史的必然性才是可能的，但是這會導致荒謬的結果，因為確實有一些非

⁹¹ 轉引自 *ibid*, p.14.

⁹² *ibid*, p.18.

⁹³ *ibid*, p.18.

經濟因素會影響歷史的發展。但是，如果有多種因素共同決定歷史發展，那麼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就非常難以確定。由此一來，採取以單一生產方式與生產力來解釋歷史發展必然性的想法，就無法獲得當初它們保證的必然性，因為要不是這種必然性是荒謬的，要不就是無法推導出必然性。因此，伯恩斯坦反對從單一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出發，企圖完全解釋歷史發展的馬克思唯物史觀模型。

前面提到，馬克思對於社會主義極重要的貢獻之一，在於將原先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式的想法，轉換成爲堅實的社會關係的產物。也就是說，從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出發，以當中產生的對立關係作爲社會變遷的基礎。而不是把「對立」或「矛盾」等概念，僅僅當作思辯的產物，從而由純粹的思想中，推導出整個世界演進的發展。因此，世界的演進不是在思想中完成，而是必須以現實社會的關係爲根基，從而決定社會的發展。

伯恩斯坦認爲，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最大進步之處。因爲他們看到社會演進的基礎是現實社會關係的對立。但是，如果把此種對立看成是「一切社會發展的基礎」，那麼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還未完全擺脫傳統純粹思辯哲學的地方。

如果不是一種從黑格爾的矛盾辯證法殘餘的結果，像馬克思如此認真投入經濟學研究的人，會犯這種歷史的自我欺騙，是不能理解的⁹⁴

就是以一種脫離現實發展基礎的思想方法作爲引導，馬克思才會陷入思想架構與現實無法接軌的狀況。

什麼叫做辯證法，伯恩斯坦認爲恩格斯是這樣理解的：

形上學總是把事物或是對於事物的思想，獨立的(in isolation)看成給定的(fixed)或是既與的(given)的對象。而辯證法，相反的，在事物的關係、變化，以及轉變中看待事物，從而對立的兩極，如

⁹⁴ ibid, p.32.

肯定和否定，相互滲透。但是，當黑格爾把辯證法看做概念的自我發展，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概念的辯證法變成是現實世界辯證活動在意識上的反映，且因此，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從「頭腳倒立」的狀況，重新變成「由腳站立」。⁹⁵

恩格斯認為，辯證法與形上學的思考方式不同。形上學把存在的事物當作個別的、獨立的存在物。這種方式無法看到事物間的發展關係，而只能把世界看做是單一的、靜止的死水。辯證法則試圖發現個別存在物之間的「關係」。透過這種關係的發現，來說明世界的演進與發展，透過辯證法的說明，將世界的「能動性」展現出來。馬克思的辯證法與傳統辯證法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要把傳統辯證法僅僅從思想概念出發，從而推導世界發展的「頭腳倒立」狀況改變，變為一種從現實出發的辯證法，重新「以腳站立」。

但是，此種「由腳站立」的方式，並非易事。

不論事物在現實中存在的方式是什麼，只要我們離開經驗界可實證事實的經驗基礎，並且超過經驗中可實證的事實而思想，我們就進入推演概念的世界，而且如果我們接著跟隨辯證的法則，我們會在我們明白之前，發現我們自己再一次陷入「概念的自我發展」之中。就在這裡橫互著黑格爾矛盾邏輯的巨大科學危險。〔…〕只要發展是演繹的加入這些原則（實在事物的發展和關連、科學問題的公式）的基礎，抽象建構的危險就開始了。所要考察的對象發展越複雜，此種危險越大。當我們處理的是一個簡單的對象時，經驗和理性的判斷通常會確保如「否定的否定」這樣的類比，不會誤導我們對於該對象可能的轉變，作不恰當的演繹。但是一個對象越複雜，當中包含的元素越多、它們的性質越多樣、它的動力關係越多種，那麼這種原理就這一事物的發展所能告訴我們的就越少；因為，在根據這種原理做出結論的時候，

⁹⁵ *ibid*, p.30.

就越喪失一切評價的判準。⁹⁶

由此，伯恩斯坦認為，馬克思把將歷史的發展，看做只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辯證發展的結果，是最大的錯誤來源。因為以世界歷史作為考察對象，此種對象本身具有非常複雜的性質，在當中產生影響歷史變動的因素也非常多種。一旦將當中的複雜元素抽象出來，以簡單的元素或公式加以說明，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當我們對於簡單事物作抽象思考的時候，我們還可以清楚的將我們的抽象思維與現實發展的事物兩相對照，才不致於使得抽象概念離開現實而自我活動。但是，像現實世界歷史發展如此複雜的對象，我們很難將我們的概念與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種種複雜的因素相對照，以致於我們會因著抽象的思考，而把世界的複雜因素簡化，而不自知。最後，再根據此種簡化的概念，依據概念間邏輯的關係，在思想中將世界運作的規則自行推演出來。

在這裡，馬克思想要反對的東西，卻正好成為馬克思自己所犯下的錯誤。在最強調唯物主義的馬克思身上，卻正好看到最唯心的考察方式。

此種矛盾的情感(ambivalent)最終是根植於從黑格爾處得來的辯證法。辯證法以「肯定的否定以及否定的肯定(yes, no and no, yes)」代替「肯定是肯定，否定是否定(yes, yes and no, no)」，它的對立面相互滲透以及從質到量的轉變，以及其他這種辯證的愉悅，一再妨礙對觀察對象的重要性的適當評價。如果從黑格爾處建立之發展的圖式仍舊持續，那麼要不是現實必須要重新詮釋，就是在測量通往欲求目標(desired goal)的道路上，所有實在的命題將會被忽略。⁹⁷

由此，「它(黑格爾的辯證法)是馬克思學說中的危險因素，是在對於事物進行邏輯考察時候的陷阱。」⁹⁸

⁹⁶ *ibid*, p.30-31.

⁹⁷ *ibid*, p.34f.

⁹⁸ *ibid*, p.36.

既然這種抽象的辯證思維是馬克思主義最大的問題，藉由這種思維方式所造成的社會主義策略，必定也會產生錯誤。「存在在現實和設定的(postulate)發展成熟度間的矛盾，在其他種形式下不斷重複出現。」⁹⁹

學者彼得蓋(Peter Gay)對於伯恩斯坦此種反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方式，有以下說明：

(1)他把辯證法從馬克思主義系統的核心帶開，而且把「進化論」(evolutionism)當作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他堅持辯證法是黑格爾主義的復活，是一種必須從社會主義理論中清除的累贅。一旦清除了辯證思想，他〔伯恩斯坦〕指出他的責難沒有背棄馬克思主義。(2) 伯恩斯坦以經驗主義者的眼光來看待哲學方法：哲學方法的接受力，是由其在解釋事實的效力來說明。如果哲學方法被(事實的)發展所否定，那麼該方法必須被放棄。¹⁰⁰

以此，伯恩斯坦認為，以單一的經濟因素來解釋整體歷史發展的唯物史觀，會面臨一個兩難：要不是單一經濟決定論是錯的，就是唯物史觀沒有必然性。而馬克思發生這種錯誤的根源，是來自於他尚未擺脫黑格爾辯證法中，以抽象概念簡化現實現象，造成在概念中形成的世界觀，與實際上發生的世界事實產生落差。

如果抽象無可避免地會造成對於複雜現實世界的簡化，那麼我們就要時時對於抽象保持警惕，必須不斷由經驗事實對於抽象原則進行修正，才不會使得抽象原則發展成為「自我思想」的產物。

正是透過這樣的「經驗考察法」，伯恩斯坦開始一步步拆解掉馬克思所建立的資本主義體系解釋架構。

⁹⁹ *ibid*, p.32.

¹⁰⁰ Gay, P. (1952). *The Dilemma of Socialism: Eduard Bernstein's Challenge to Marx*.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133, 135. 之後再引用此書，將以「Gay, p., *The Dilemma of Socialism*, p.頁數」表示之。

三、伯恩斯坦對價值理論的批評

如果馬克思的方法是無法避免地從概念中推導出來，那麼他的理論也必定會產生與現實脫離的結果。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之中心點 (pivot)。但是要瞭解剩餘價值前，我們必須先瞭解什麼是價值。因此，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質和進程的說明，是由對於價值的分析開始。¹⁰¹

在導論的部分，我們提到了馬克思從對於勞動價值論的分析，以及勞動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為資本家提供了剩餘價值的基礎。從而在累積剩餘價值的慾望之下，產生了資本主義的危機趨勢。因此，剩餘價值是危機理論的核心，而勞動價值論又是剩餘價值理論的基礎。一旦伯恩斯坦對於這個根本的價值概念進行動搖，那麼整個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本質和發展趨勢的說明，都會隨之動搖起來。

根據馬克思，現代社會中商品的價值，是由以時間計算的社會必要勞動，投注在商品身上而形成。但是，此種價值的測量需要一系列的抽象和化約。首先，純粹交換價值必須由個別商品的使用價值中抽象出來。接下來，在形成一般或抽象人類勞動的概念時，我們必須不管特殊種類勞動的特殊性（把較高級的或較複雜的勞動化約為抽象人類勞動）。〔…〕更進一步來說，當我們把價值轉變成為市場價值或價格時，我們必須不顧由個別商品分別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是就算是由此得到的勞動價值也是另一種的抽象。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不是以它們個別的價值，而是以生產所需的花費加上平均的利潤率來販賣〔…〕由此一來，只要所考察的是個別的商品或商品範疇，價值就失去任何可衡量性，成了純粹思想的構想。〔…〕當勞動價值只能作

¹⁰¹ Bernstein, E., *The Preconditions of Socialism*, p.47.

為思維的公式或科學的假說時，剩餘價值只不過是單純的公式，成了一個以假說為根據的公式。¹⁰²

在這裡，我們看到伯恩斯坦的「經驗方法」再度發生了作用。他認為，我們真正所能看到，在真正的市場上進行交換的，是一個一個個別的商品。但是，馬克思所理解的價值與剩餘價值理論，是透過整體高度抽象的結果。因此，馬克思所理解的價值，不是在資本主義市場中「真實交換的憑據」；也就是說，實際形成市場價格的因素，不是價值和剩餘價值理論，而是一定的生產成本加上利潤。他說：「〔因為所馬克思考察的對象是抽象的整體商品價值，因此〕個別商品或特殊種類商品的價值現在變成次要的，因為特殊商品是以它們的生產價格販賣的一生產花費加上利潤率。」¹⁰³

由此，馬克思所理解的價值理論，都只是作為一種考察世界的「人造公式」。我們可以透過這個人造的設定，在這個設定的假定範圍下，對現象進行理解。但是，這樣的理解是有條件的，因為它是高度抽象的產物，我們不能把它和真實世界所發生的狀況混為一談。

以價值概念作為看待世界的模型，在馬克思之前的經濟學家，就已經這樣做了。而使得馬克思與之前的經濟學加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用價值理論試圖說明的是：社會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的概念。

在亞當斯密那裡，勞動價值已經被設想為一種對於既與實在的抽象。它〔勞動價值〕只在先於資本積累和土地佔有，以及落後工業國家的「早期蠻荒社會狀態」中才完全是真實的。相反地，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利潤和租金對於斯密來說，是除了勞動之外的價值構成元素；勞動價值對他來說只是一個用作揭露勞動產品分配，也就是剩餘價值事實的「概念」。

這在原則上，與馬克思的體系無異。〔...〕但是，當馬克思主義

¹⁰² *ibid*, p.48.

¹⁰³ *ibid*, p.49.

者在討論馬克思體系的重點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否只與商品生產方式有關，還是也與商品的生產量 and 需求有關的時候，答案早就已經在馬克思的書桌上了。這答案給這些問題給出了完全不同的本質，而且把價值放在不同的範圍來看。個別商品或個別種類商品的價值現在變成是次要的，因為商品是以它們的生產價值來販賣。首先發生的是社會整體生產的價值，以及這個價值與工人階級薪資總和的剩餘價值。¹⁰⁴

伯恩斯坦認為，馬克思所看到的剩餘價值，是由整體社會生產的總價值超出工人整體薪資總和的部分所構成。但是這樣的整體剩餘價值是有條件的。「此種剩餘價值的實現只在整體生產符應於(*corresponds to*)整體需求，也就是市場能夠消耗整體產品的時候才能發生¹⁰⁵」

但是，整體生產觀中的剩餘價值要能夠實現，有一個很重要的先決條件：與整體需求相一致。否則多於生產的需求無法變回錢，剩餘價值就無法實現。但是，在現實中正好沒有任何衡量各個時期的總需要的尺度。因此，按照上述方式理解的價值，也是一個純粹思維的產物。

再者，就算現實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一定時間範圍內，所有商品的需求和供給大致相等。但是，現實經驗也告訴我們，社會中只有部分的人投入生產性的工作，另外一些人則是從事服務等間接與商品生產有關的工作，甚至有些人不需賺取就能夠有收入(*unearned income*)。因此，很大部分的人是由從事生產的勞工所支持。

更進一步看，收入統計告訴我們非投入生產的社會階層所佔有總生產份額(*share*)比例，比他們在人數上與投入生產階層的比例要大得多。此種剩餘價值是一種經驗事實展示，也是不需要推論的證據。由此，

¹⁰⁴ *ibid*, p.50-51.

¹⁰⁵ *ibid*, p.51.

不論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否正確，對於顯示剩餘勞動上一點幫助都沒有(has no bearing whatsoever on the demonstration of surplus labour)。它〔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在這一方面，不是一種展示性的論證(demonstrative argument)，而只是一種分析的方法，及說明(illustration)。¹⁰⁶

透過這樣的說明，伯恩斯坦指出，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以及奠基於其上剩餘價值理論，都只不過是一種人爲的分析方法，它必須假定一個總生產與總需求一致的情況，剩餘價值才能夠實現出來。但是在現實的世界中，個別商品的價值既不是以社會平均勞動乘上勞動時間來計算，整體的需求也無法確定。因此，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只是一種思想上的說明，而不是對於真實事實的展示。

既然剩餘價值只是一種思維的工具，那麼它所能應用的範圍就必須有所限制。一旦離開了這個範圍，就會處處都有錯誤的危險。

我們已經看到，剩餘價值只能被透過假定一整體的經濟才能被看到。馬克思沒有完成他關於階級的章節，雖然這段他的理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在階級理論中，勞動價值絕對只是一把鑰匙，一種如同嵌(endowed)在靈魂中的原子一樣，不過是精神的建構而已。透過這把鑰匙，在馬克思的大師之手操作下，開始了對於資本主義機制的揭露和解釋，〔…〕但是超出特定的範圍之後，它〔馬克思的解釋〕就失敗，且因此變成對於幾乎每一個馬克思的信徒來說，都是致命的。

價值的勞動理論是錯誤最大的，在勞動價值論中，勞動價值一次又一次地被看成是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判準(yardstick)，而更進一步的錯誤在於，把剩餘價值率看成是剝削率。〔…〕價值理論無法為勞動力的分配提出的正義或不正義的判準，就像是原子理論無法為雕像(sculpture)作品提供美醜判準一樣。¹⁰⁷

¹⁰⁶ ibid, p.52.

¹⁰⁷ ibid, p.54-55.

於是，伯恩斯坦透過將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和剩餘價值理論描述為一種人爲的抽象方法，為馬克思體系中的核心概念給出很大的限制。最重要的，是他把剩餘價值以及價值不看作「真正發生在資本主義生產下的事實」，而只看作一種人爲的假定。由此，剩餘價值不但不能被看作薪資勞工受剝削的事實，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更糟糕的是，馬克思的解釋方式與現實發生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間，被伯恩斯坦畫出了一條不可跨越的界線。如果價值、剩餘價值等馬克思的基本概念不再是實際發生的狀況，那麼就表示剝削等想法都只是在思想中看到的純粹概念。一旦剝削不再是現實狀況，生產階級的現實對立也就消失了，而立基於其上的階級鬥爭等實踐主張，都必須重新看待。

正是在這裡，伯恩斯坦跨出了對於馬克思教條修正的一大步。一旦動搖了馬克思體系中的基本概念，立基於這些基本想法上的社會主義運動，就勢必要發生變動。

第三節 現實發展反對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的調適方法

透過唯物史觀、價值理論與剩餘價值論的批判之後，伯恩斯坦將馬克思的說明當作是一種高度抽象的理論架構，而這樣的理論架構只是一種純粹思想的產物，它不僅無法完全反映現實狀況，更無法對於真實事實進行有效的說明。這麼一來，透過這種思想模型，試圖對現今的資本主義發展進行說明，就無可避免的產生錯誤了。

接下來，我將說明伯恩斯坦批判馬克思理論的另一種進路：以經驗的現象反對空想的預測，也就是以現今資本主義中出現的調適方法，而對馬克思的崩潰論進行批判。

在導論的地方，我們提過，馬克思認為由於資本家為了累積剩餘價值，可以通過降低工資或提升生產技術，來提升剩餘價值累積的速度。但是，在這樣的過程中，資本家擴大了生產，卻同時創造了自己

的敵人：消費能力不足的無產階級，由此形成危機。資本家自己也不好過，隨著資本家間的競爭，需要投入的生產成本持續增加，中、小型資本由於併吞與倒閉，逐漸被排除在大型資本之外，離開的資本家重新加入無產階級的行列。由此，資本主義的危機逐漸擴大，發展到一定程度，資本主義將會因為自己的內在矛盾，造成自己的崩潰。在這樣的趨勢之下，資本主義病徵會開始出現：生產過度、階級對立增加、工資率不斷下降等等。

但也正是在這裡，資本主義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無產階級。隨著經濟情勢的漸壞，無產階級意識逐漸抬頭，最終形成無產階級革命將資本主義推翻，建立社會主義。

以這種方式，革命的主張與資本主義的危機結合在一起。正是因為資本主義情勢的惡化，才造成了無產者能夠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利益一致的團體，從而把自己看作是一個階級。由此進行無產階級的階級革命。於是，革命的策略與經濟發展結合在一起。解決問題的辦法在問題本身中產生。

但是，這樣的論點，對於伯恩斯坦來說的問題是：如果經濟狀況不如預期的惡化，那麼建基在經濟基礎上的革命策略勢必要進行修正。也就是說，如果社會問題不像馬克思所說明的那樣，那麼原先馬克思所認為從問題中產生的解答，勢必要進行修正。

正是基於這樣的理由，伯恩斯坦提出了他的「社會主義的前提」。所謂的「前提」，就是有條件的。換句話說，伯恩斯坦會認為，資本主義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不能夠是無條件的。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到來，不能夠是放任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相反地，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形成，是因為我們將所想要的社會主義原則，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上。

於是，伯恩斯坦透過調適方法的提出，將馬克思理論的批判就和實踐策略的批判連結在一起。正是因為馬克思對於歷史發展的看法是立基於概念的推導，因此，勢必產生與現實脫軌的現象。透過現實中

資本主義調適方法的產生，伯恩斯坦試圖用經驗的證據，否認馬克思的預測。並且通過調適方法，重新尋找社會主義的前提。

以此，伯恩斯坦透過對於馬克思危機理論的批判，重新審視社會問題。然後重新思考解決新問題的辦法。

首先，對於危機說，伯恩斯坦再次透過經驗的方法，回頭檢視這樣的預言是否有效：

現在，這〔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危機發展的預測〕都是正確的嗎？

是也不是。它作為趨勢，是正確的。〔馬克思〕所描述的力量(forces)確實存在，而且是在既與的方向下發展。而且這些過程也是從現實取出來的。利潤率下降是事實，過度生產和危機的發生是事實，週期性資本的毀壞(destruction)是事實，工業資本的集中和集中化是事實。目前為止，這個解釋在原則上仍是沒有動搖的。如果這個圖像與現實不符，那麼並不是因為已經說過的錯誤，而是因為所說的是不完整的。對於所描述的對立有限制性影響的因素，在馬克思那裡要不是被徹底忽略，就是在之後對於已建立的事實作總結和比較的時候被放棄，因此對立對社會的影響看起來遠比實際發生的更為強烈和直接。¹⁰⁸

伯恩斯坦認為，馬克思所看到資本主義的趨勢「大致上」是對的。但是，伯恩斯坦不同意馬克思的地方在於：馬克思忽略了資本主義本身對於這些癥狀，產生了自我復原的能力。換句話說，資本主義之所以還沒有因為自身的危機而崩潰，是因為資本主義不是一條筆直下降的直線。而是有著不斷自我調適、自我適應的機制。

更進一步來說，資本主義的危機確實發生著，但是，我們能否只看到危機，就好像聽到了資本主義大樓即將倒塌的崩潰聲？危機是不是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的轉機呢？對於伯恩斯坦來說，確實如此。正是

¹⁰⁸ *ibid*, p.57.

因為資本主義必須消化自己產生的危機，它本身才能繼續下去，所以適應機制的產生對於資本主義是無比重要的。

透過這些機制，使得資本主義的崩潰不再是可預見的。既然崩潰不是可預見的，那麼我們對於社會問題的革新就不能再立基於資本主義的崩潰上。重要的是，這些適應機制要求我們重新看待社會主義的策略。

一、資本集中不等於財富集中：股份公司的出現以及資本主義市場的能動性

在馬克思的解釋模型中，資本家為了累積更多的剩餘價值，有兩種作法：(1)降低可變成本的支出，也就是降低工資，由此擴大剩餘價值率的比例。(2)研發提高生產力的技術，使得同樣的勞動時間可以生產出數量倍增的商品，這樣也同樣可以提高剩餘價值率。

但是越發達的技術，需要愈多的資本額投入研發。這麼一來，小型資本的積累速度將無法超越大型資本，於是兼併與淘汰的現象就產生。而機器取代人力，無產階級人數增加。不論從哪一方面看，資本都逐漸集中在少部分大型資本家的手上，無產階級也就逐步擴大。

伯恩斯坦認為，這樣的結論是與現實不相符合的。在現實上，資本的集中並不能直接推導出無產階級的擴大。這是因為「股份公司」或「股份制度」的出現。

因為這種股份公司(joint-stock company)的本性是對通過企業集中而形成之財富集中的重要反對。它容許已經積聚的資本進行廣泛的分裂，並且使個別的大亨(individual magnates)不需要為了集中企業而佔有資本。¹⁰⁹

¹⁰⁹ ibid, p.58.

伯恩斯坦認為，對於資本集中趨勢的說明，馬克思是對的。但是他忽略了資本集中不等於財富集中。因為透過股份公司的運作，把多數小型資本集合起來，當企業獲利的時候，這些小型資本會重新把這些得到的利潤分配掉。因此，就算企業集中了，社會的財富卻沒有因而集中起來。

他在《社會主義的前提》的〈現代社會的收入分配〉中，舉英國紡織業與棉花業的持股與持有債券的人數各有 12300 與 5454 人為例，「說明了幾個在集中企業中財富分散的例子。〔…〕英國的持股人數量據統計超過一百萬，而且如果一個人考量到單單 1896 年內，在英國的股份公司之數量超過 21223 間，有著 2229 億馬克的資本，就不會覺得這個數字誇張。」¹¹⁰

透過這些數字，伯恩斯坦試圖證明，資本的集中不能直接推導出私人的佔有。因此，就算只有大型的企業存在，也並不表是指有少持有人佔有資本。正是股份公司的出現，讓資本集中不能直接等於私人佔有或少數人擁有社會財富。

接下來，伯恩斯坦引用了各國的收入和稅收統計，來說明各國人民的收入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是上升了。因此，就算企業集中的現象確實在發生，但是社會上有財富的人卻沒有減少，而且各國人民身上擁有的財富增加了。

因此，去假定現今的發展顯示了財富擁有人的數量是相對或絕對的下降是錯的。財富擁有人的數量不是「或多或少地增加」，而是相對地也絕對地大量增加。如果社會民主黨的運動和目標還依賴於財富擁有者數量的減少，那麼它就可以「去休息了(go to sleep)」。情況正好相反。社會主義的目標不是依賴於社會財富的減少，而是社會財富的增加。〔…〕如果社會是按照社會主義理論迄今所假定的那樣發展，那麼我們很快就會面臨經濟崩潰了。但是，一如我們所看到的，事情並不是這樣。社會的區別

¹¹⁰ *ibid*, p.59.

(differentiation)比起早些時候不但沒有變得更簡單，反而變得在收入和工作上變得高度分級(high degree gradated)以及複雜了。如果我們沒有以經驗的方式將收入和職業統計的數字展示在我們眼前，那麼現代經濟的必然結果將會以純粹演繹的方式顯示出來。¹¹¹

於是，伯恩斯坦以經濟統計數字，否證了馬克思所提出的崩潰徵兆之一：工人薪資的降低導致社會消費能力的降低。但是，如果資本家必須提高剩餘價值率以便在市場上與其他資本家競爭，為什麼個人的收入反而提高了呢？

伯恩斯坦認為，這就是馬克思所沒有看到，資本主義自身的「能動性」。

如果大量生產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特徵。那麼伯恩斯坦首先要問：如果資本家自己不能完全消費掉產品，那麼那些產品去哪裡了？

現代生產模式最為突出的特徵是勞動生產力的大量增加。其結果是同等大量生產的增加—可供使用的大量產品增加。財富去哪裡了呢？或者直接切到問題的核心，剩餘產品去哪裡了？〔...〕如果資本家大亨擁有比一般人大十倍的胃，且讓他擁有比現在多十倍的僕人，他們的消費與每年國家所生產的產品數量相比，仍舊只像一根羽毛一樣。〔...〕有人會說他們把剩餘產品外銷出去了。不錯，但是外國的客人自己最終還是要以商品來支付。〔...〕如果商品不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被無產階級拿去了，那麼商品就一定是被其他階級給拿去了。生產持續增加只允許一種選擇：要不是資本家數量相對的持續減少，就是無產階級財富的增加，或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¹¹²

在今天，社會生產力已經能夠生產出大量的商品，如果資本家無法將

¹¹¹ *ibid*, p.61-62.

¹¹² *ibid*, p.62-63.

這些商品成功的賣出，就不可能將產品重新變回貨幣，再次投入生產。有趣的地方正是在這裡出現，如果產品重新變回錢對於資本家是如此的需要，那麼資本的規律就不僅促進生產，也必須要促進消費。但是，消費必須有消費力，這麼一來，勞工薪資的提升就變成是不但可能，更是必要的。

透過這樣的方式，資本家在考量商品銷售的狀況下，必須降低商品的售價或提高工人的薪資。換句話說，市場的能動性要求資本家減少利潤。正是在這裡，資本主義市場的能動性展現出來。在市場機制的調適之下，資本主義的危機變成轉機，找到新的路繼續它的發展。因此，

如果勞工階級還在等待「資本」從這個世界上把中產階級移除，那麼勞工階級真的可以先睡一個長覺了。資本以一種方式奪去這些階級的財富，後來又會一次又一次地以另外一種形式重新給它生命。正是勞工階級自己才具有吸收資本主義中寄生元素的任務，而不是「資本」。¹¹³

這麼一來，勞工就不僅僅是經濟市場下的受害者，在這樣的狀況下，也會成為受益者。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對於這種市場現象有著清楚的說明：

[產業]革命引入新的生產方法、新的商品、新的組織形式、新的供應來源、新的貿易路線和銷售市場等，〔…〕掀起為經濟界定基調的軒然大波：當這些新事物剛創造出來時，我們有了旺盛的開支和佔支配地位「繁榮」〔…〕當這些新事物齊備時，它們的成果層出不窮，我們消滅了產業結構中過時的元素，和佔支配地位的「蕭條」。因此出現了長期的價格、利率、就業等的上升和下降，這些現象構成使生產結構多次恢復青春這種過程的機制的一部份。

¹¹³ ibid, p.63.

這些成果每次都表現在消費品的劇增（它總是深化與加寬實際收入趨勢），雖然一開始，這些成果招來騷動、虧損和失業，如果我們看看這些消費品的劇增，我們又會發覺，每一次劇增的是群眾消費的物品，並增加工資美元的購買力，增加得比任何其他美元更多。換言之，資本主義過程逐步提高群眾生活標準並不是巧合，而是由於其機制，它做到這點是通過興衰交替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的嚴重程度剛好和前進速度成正比。¹¹⁴

市場的能動性造成資本主義隨著危機帶來的，不是無可挽回的蕭條，反而是新技術、新市場與新繁榮的開始。在能動性發生作用的情況下，縱然危機仍舊存在，卻無法以危機來保證崩潰的發生。¹¹⁵

正是由於這樣的能動性，資本主義的崩潰之聲始終未聞其聲。

二、中小型企業的韌性：資本集中不完整

伯恩斯坦在考察了英、德、法、瑞士等國的職業統計¹¹⁶後，做出以下的結論：

世界的工作坊(workshop of the world)遠還沒有如同一般設想的那般淪入大型企業之手。相反地，工業企業顯示出很大的紛雜性(diversity)，就算在大英帝國中，也沒有任何主要的階級(major class)從這個範圍中消失。¹¹⁷

爲什麼中、小型企業仍舊沒有從企業的版圖上消失呢？伯恩斯坦認爲有三個理由：

¹¹⁴ 吳良建（譯）（2003）。J. A. Schumpeter 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台北：左岸文化。頁 76-77。

¹¹⁵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如果愈來愈依賴機器的大規模生產，而機器等新型生產器具不能夠由機器自己產生，哪麼就必需仰賴研發、設計等人才來進行生產。這麼一來，隨然機器會取代人力進行生產，但是在生產機器之時，又有新的人力需求。這麼一來，每一個舊職業的消逝，總是伴隨著新的就業機會的來臨。

¹¹⁶ Bernstein, E., *The Precondition of Socialism*, p.66-69.

¹¹⁷ *ibid*, p. 67.

在某些情況下中小型企業能夠持續和更新。這些情況可以被分成三類。

第一，部分工業或工業的分支比較適合中小型工業，而且大型工業的優勢在這裡比較展現不出來。例如伐木業、皮毛業以及金屬工業。或者是大型工業完成半數或 2/3 的工作，剩下的由小型企業來完成。〔…〕

第二，必須被消費者獲得的產品也比較適合小型企業，最明顯的就是烘焙業。〔…〕但是烘焙業只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同樣的狀況對於結合了生產和服務的工業來說，也是有效的。〔…〕

最後但不是最少的，大型工業本身撫育了中小型企業，部分是由大量生產，與相應地為了減少材料花費，而需要已加工的產品所提供，部分是由資本的拋棄和工人的「自由」所提供。新型資本不論大小，永遠在市場上尋求投資，而市場對於新產品的接受力也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而逐漸增加。¹¹⁸

伯恩斯坦認為，大型企業或許擁有較大的生產力，但是中小型企業仍舊有一些大企業在某些地方，仍就有著優勢。例如小型企業在地方上的優勢、長期與地方的良好關係、不需大型機房等。甚至在許多狀況下，大企業為了節省成本，將半成品配給中小型企業進行生產。

更重要的是，新的資本總是不斷地進入市場中，當中包括了先前在市場中競爭失敗的資本家，與累積財富後投入市場的舊工人。這麼一來，要期待中小型企業在市場中被完全排除，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此外，新型企業的不斷出現與信貸制度的產生有很大的關係。信貸制度的出現，降低了舊工人想轉變為新資本家的門檻，換句話說，有了信貸制度的幫助，原本的工人不需具備很大的資本額，就可以透過貸款，進入市場，而成為資本家。信貸制度更可以增強市場上的消

¹¹⁸ *ibid*, p. 69-70.

費力，透過消費能力的提升，將原先可能是過度生產的商品消費掉，由此讓危機產生的機會降低。

伯恩斯坦認為，集中和集中化確實在發生，但是持續存在的小企業和各種多樣企業的建立不應該被忘記。現代資本主義並沒有簡化其階級關係，而是把階級關係分殊成更多種的關係。中小型企業與大型企業相比，雖然沒有成長，但是它們已經顯示自己的可行性。

在許多例子中，正是大型企業的存在產生了新的中小型企業；通過分工，大型企業分配半成品給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為市場準備產品。更甚之，小型企業比大型企業有更多直接通路，且因此可以抗衡大型企業，麵包店就是這樣。在貿易、交通和農業中，集中化的過程不能完全把小型企業排除。¹¹⁹

這麼一來，中小型企業在市場上可以因為資本主義本身的特性，與信貸制度的調適能力而不斷存在下去。雖然隨著競爭，個別中小型企業確實會出現滅亡，或被大型企業併吞的狀況，但是也正是由於資本主義本身的彈性，使得中小型企業會不斷在市場上重新出現。

三、資本主義的能動性：調適方法的重要性

透過股份制度和信貸制度的出現，我們可以發現：資本主義的危機雖然確實有在發生，但是，由於資本主義本身的調適機制或彈性，危機不但沒有將資本主義直接帶往毀滅之路，它反而為資本主義帶來了轉機。在這裡的意思並不是說，透過資本主義本身的彈性，危機就不會發生，而是根據危機而導致資本主義「整體滅亡」的可能性縮小了。

更精確一點來說，隨著生產力擴大、股份制度、信貸制度的形成，以及市場調節的能動性，使得訴諸消費力不足的危機愈發不可能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一就整個社會來考察—又『或

¹¹⁹ Gay, P., *The Dilemma of Social Democracy*, p.161f.

多或少是下一個周轉週期的新物質基礎。』」¹²⁰

由此，伯恩斯坦認為：

大多數先前危機的基礎和形成危機的機會(occasions)已經被拋棄，或很大程度地被減弱了。¹²¹特別是在運輸交通發達之後，世界市場整個擴大，由此造成區域性的生產可以將市場擴及整個世界時，危機的發生似乎更不可能了。

沒有任何前所未見、世界性經濟崩潰的徵兆已經被偵測到，危機間的發展也沒有特別縮短的特徵。相反地，第三個問題產生——它已經部分地被包含在前一個問題中——也就是，(1)世界市場地理上巨大的擴張與運輸和傳遞資訊(news)時間的大量縮短，是否增加了磨平危機(disturbance)的可能性；以及(2)歐洲工業國家中大量增加的財富、現代信貸制度與工業結盟（工業卡特爾，industrial cartel）等，是否對一般企業來說，消弭(diminish)了區域性或個別的危機，以致於至少在某一段時間內，像先前那樣的普遍交換危機被認為是不可能的。¹²²

在這裡，伯恩斯坦非常清楚地說明了，由於(1)股份制度，(2)信貸制度，(3)世界市場，(4)歐洲工業國的財富增長與(5)工業結盟¹²³等資本主義調適方法的產生，社會主義者應該重新回顧這些因素對於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而不能僅僅把危機的產生看作是既定的、未來必然發生的事實。

如果普遍的危機(general crisis)是內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法則，那

¹²⁰ *ibid*, p.81-82。雙括弧內是伯恩斯坦引用馬克思《資本論》卷二，頁 165 的話。

¹²¹ *ibid*, p.83.

¹²² *ibid*, p.83-84.

¹²³ 工業結盟(工業卡特爾，industrial cartel)指「廠商間公開，而且正式的勾結組織。卡特爾的成立，在於避免彼此間的殺價競爭，以求取最大利潤。卡特爾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石油輸出國加組織(OPEC)在 1970 年代的聯合減產，以達到『以量制價』的目的。」參見溫明忠(1997)。《經濟學》。台北：前程企管。頁 237。

麼它必須在現在或在很近的未來(near future)建立起自身。否則其不可避免性的證據就漂浮在抽象思辯的空中。¹²⁴

由此，如果社會主義者不能在可預見的範圍內，以經驗事實為基礎，發現「全面性危機」的可能性，那麼我們就不能夠把全面性導致資本主義整體滅亡的危機看作是「必然的」。

因此，如果社會主義運動的基礎是建立在這種「必然危機」，以及伴隨著這個過程所形成的無產階級意識，對於社會主義本身來說，不僅是危險的，更有可能只是空想。

這麼一來，我們再回頭去看伯恩斯坦在《社會主義的前提》序言中所提到：「我所反對的是：我們站在資本主義社會巨大崩潰的開端處(threshold)，而社會民主黨應該將其策略，取決於或依賴於此種即將到來之巨大災難的期待。」¹²⁵這一句話時，意思就非常清楚了：因為資本主義本身的彈性，或是本身的調適方法，至少目前可預見的未來中，造成資本主義本身全面性滅亡的危機無法以經驗為證據來進行說明，或者有發生的可能。這麼一來，我們的運動如果仍舊是立基於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上，那麼這樣的運動策略必定會產生問題。

因為原先的理論把危機和無產階級意識看作是一體的兩面，但是在現今普遍性危機無法產生的時候，如果還想要產生無產階級意識，就必定不能再將它依賴於普遍性危機的發生之上。

正是在這裡，調適方法的重要性顯現出來：當我們不能依賴普遍性危機作為實踐策略的基礎時，我們必須重新尋找實踐策略的基礎。

第四節 伯恩斯坦對革命策略的修正：社會主義原則取代最終目標

通過前面的說明，我們可以把伯恩斯坦對馬克思的批判整理一

¹²⁴ Bernstein, E., *The Preconditions of Socialism*, p.90.

¹²⁵ *ibid*, p.1.

下。伯恩斯坦認為，由於馬克思透過高度抽象的思維方式，將複雜的社會因素抽象成爲較簡單的概念，以致於當馬克思要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原則進行說明的時候，無可避免地忽略了某些因素。

正是因爲忽略了這些因素，馬克思，或是將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放在普遍危機上的馬克思主義者，把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看作是一種必然因爲自身的矛盾造成自己毀滅的崩潰理論。

但是，這些被忽略的因素卻在資本主義中扮演了極爲重要的「能動因素」。正是因爲這些調適因素的存在，使得資本主義中雖然屢屢有危機的產生，卻也總是能夠在危機當中產生轉機，從而使得資本主義自身能夠維持下去。

伯恩斯坦認為，他的想法會遭到兩種攻擊。第一：

人們可以反駁我說，馬克思確實認出這些進步，但是資本論第一卷末關於資本積累趨勢的章節卻顯示出，這些細節對於他的基本觀點沒有什麼影響。對於這點我的回應是，就算這樣的說法是對的，這種說法反駁的也是馬克思的章節，而不是我。

這個已經被過度引用的章節可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來理解。我相信我是第一個，而且是不斷地指出這是對於內在於資本積累發展趨勢的簡要特徵描述，但是這種趨勢沒有在實踐中完全實現出來。因此，這樣的趨勢不必發展到在那裡所描述的嚴重對立。〔…〕從這種觀點〔指認爲馬克思認出了資本主義中的能動因素，但這些因素不會影響其趨勢發展〕來閱讀這一章的人，將會靜靜地把「趨勢」一詞放在其個別的語句中，而因此不需要使用一種扭曲的詮釋技巧來將趨勢和實在合在一起。¹²⁶

在第一種的攻擊中，反對者會認爲馬克思其實已經看出資本主義的能動性，但是這些能動性不會影響由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所引發的崩潰趨勢。這麼一來，細部的資本主義調適辦法就自動喪失了它對於發展

¹²⁶ *ibid*, p.197-198.

趨勢的影響。正是在這裡，伯恩斯坦提出了他的回應：

但是這麼一來，當發展越進步，這一章本身的重要性就越消失。因為其理論的重要性不在於建立資本主義集中和積累的一般趨勢，這已經由馬克思之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肯認了，而是在於馬克思對於資本集中和積累在較高階段中實現自己的環境和形式，以及這種趨勢所導致的後果。但是在這一方面，真實的發展永遠產生新的安排和力量，永遠有新的事實，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之下，這樣的解釋看起來就不適當了，從而也相應地失去該說明作為對於未來發展簡說的能力。這就是我的觀點。¹²⁷

再一次，伯恩斯坦清楚的說明他的觀點：當實際的發展與理論所預期的不同之時，我們不能出於我們的思想，而忽視現實發展中產生的事實。否則我們所看到的社會問題，將永遠都不是真正發生的社會問題。更糟糕的是，當我們汲汲營營地尋找非現實之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的時候，我們所呈現出來的，只不過是一種虛流汗水的假象。因為這些問題，早已成爲我們自己思想的產物，而不是從現實的土壤中長成的社會產物。

第二種反對是這樣的：

這一章也可以有不一樣的詮釋，它可以被理解為去說所有所提及的進步，以及將來的進步，都只對於資本主義的壓迫力量提供了暫時的治療，這些不重要的修正無法就長期來說，對於馬克思所確立的對立尖銳化起任何根本作用，也就是說，對立的尖銳化最終會以馬克思描述的方式發生——就算不是完全按照文本，也是本質上一樣的——並且會間接導致災難式的革命。¹²⁸

第二種反對認爲，資本主義的能動性與調適方法確實能夠對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進行修正，但是只能是暫時的，而無法就長期來說挽救資

¹²⁷ *ibid*, p. 198.

¹²⁸ *ibid*, p. 198.

本主義本身的命運。最終來說，資本主義仍舊會陷入尖銳的對立，並且透過這個尖銳的對立，造成社會主義革命。

伯恩斯坦對於第二種反對意見的回應：

對我來說，簡單地宣稱一種詮釋是正確的，而另一種是絕對錯誤是不可能的。對我來說，這一章顯示出貫穿馬克思巨著的二元論，〔…〕這個二元論是由企圖作為科學的考察，與同時希望證明一個早在它起早之前就已完成的理論，這一理論的基礎是一個公式，在這一公式中，其結果從一開始就已經確定了。〔…〕馬克思本質上接受了空想主義者(utopians)的解答，但是馬克思認為他們的方法和證據是不恰當的。因此，他修改了這些方法和證據，並且以科學天才的努力、批判和對真理的愛來進行修正。只要考察的對象不會直接影響到要證明公式的最終目標，他就不抑制(suppressed)任何的事實以及縮小這些事實的結果。到這裡為止，他的工作都不受任何必然對科學有損的傾向影響。〔…〕但是，當馬克思進一步到這些最終目標變成重要議題的時候，他就變得不確定以及不可靠了；矛盾產生了，例如已在本書中所提及的現代社會的收入變動等；這裡顯示出來，這個偉大的科學精神到最後，變成教條的囚犯(prisoner of a doctrine)。¹²⁹

伯恩斯坦認為，正是馬克思理論中的兩個對立因素：對事實考察的「科學態度」與對尚未發生的事實預先肯定的「空想態度」，才使得馬克思的崩潰理論發生問題。如果是「科學態度」就必須不脫離現實，時時以現實中真正發生的現象來檢視提出的原理原則。但是如果是採取「空想態度」，那麼只要肯定了原則，不論現實如何發展，就可以推論出必然的結果。

正是在這個地方，伯恩斯坦的修正路線找到了理論上的依據。如果馬克思或採馬克思立場的革命者，把經濟崩潰的必然性當作是社會變動的基礎，那麼伯恩斯坦就以現實的發展否定了此種經濟崩潰的必

¹²⁹ ibid, p.198-199.

然性。這麼一來，依據「空想法則」的行動是不可靠的。社會主義運動應該顛倒過來，以我們的「實際行動」來創造我們所「欲想的法則」。

我不認為社會主義的勝利依賴於「經濟的內在必然性」上。相反地，我認為給予社會主義勝利一個純粹唯物主義的基礎，既不是可能的，也不是必要的。〔…〕鬥爭的目標不依賴於資本集中在逐漸減少的大亨佔有上，也不依賴於作為綱領之辯證的鷹架上。相反地，鬥爭的目標依賴於社會財富和社會生產力的成長，以及與一般社會進步和勞工階級本身智力和道德進步的結合。¹³⁰

既然伯恩斯坦不把行動的原則放置在「法則」的基礎上，而是要以行動來創造我們「所欲想的法則」。那麼，伯恩斯坦究竟認為我們應該採取哪些行動法則呢？

一、合作精神的建立：消費合作社的推廣

如果社會主義的來臨不能建立在自然法則之上，那麼我們所欲想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在所有狀況之下，最精確的社會主義特徵是把合作的想法作為其出發點，因為這個想法同時表達了經濟和法律的關係。¹³¹

伯恩斯坦認為，社會主義就是以合作的方式取代現今社會中個別生產、彼此競爭的關係。合作的生活方式可以在經濟和政治、法律關係上展示出來。

經濟上的合作，就是合作社(cooperative)。在生產合作社裡，透過將上下游的企業集中起來，使得生產不再是一種各個生產者間相互競爭所形成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而是讓各生產者間產生相同的目標與共同分享的利潤。由此，可以改善個別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改善生產者間的惡性競爭。並且透過把共同利益當作共同的目標，發

¹³⁰ *ibid*, p.200.

¹³¹ *ibid*, p.98.

展出生產者之間互相合作的關係。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生產合作社的優點：(1)改善資本主義惡性競逐利潤的無政府狀態；(2)透過將利潤當作共同目標，生產合作社成爲一個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各個生產者得以發展出互相合作的關係。同樣的理由也可以應用到股份制度上。

因爲有著這樣的優點，馬克思才會在日內瓦大會上支持生產合作社：

我們推薦工人開始生產合作社而不是消費合作社。後者僅僅觸碰了現今經濟體制的表面，而前者則衝擊了其基礎。〔…〕爲了防止生產合作社退化爲普通資產階級股份有限公司，由生產合作社聘僱的工人，不論是否是持股人，都應該獲得同樣的份額。¹³²

但是，如果生產合作社真的像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者所言如此之好，爲什麼現實中生產合作社總是難以維持：「但是，正是在 1860 年代形成的生產合作社到處都失敗了。它們不是被迫倒閉，就是退化爲小型企業，在當中如果它們不像一般公司一樣聘雇員工，就會消失。¹³³」

伯恩斯坦認爲，生產合作社之所以會失敗，根本上是出自於自身的因素：

由工人所擁有的合作社不是社會主義或民主的，而是在性格上是「個人主義的」。〔…〕只要生產合作社達到某一個程度，平等就解體了。因爲功能的不同以及因此產生的從屬關係變成是必然的。如果平等被放棄了，這個建築的基石就被移除了，而其他基石就會出現，產生分裂，而合作社就變成一般的企業組織。另一方面，如果平等持續，進一步的擴大就變成是不可能的，而生產合作社只能保持在小型的規模上。¹³⁴

¹³² *ibid*, p.111.

¹³³ *ibid*, p.111.

¹³⁴ *ibid*, p.115.

如果生產合作的基礎是個別利益的競逐，那麼就表示在生產合作社中，「共同利益」的產生是出自偶然的狀況。在生產規模小的狀況之下，上下游的廠商比較容易聯合起來，但是一旦生產規模擴大之後，個別廠商之間獨立降低生產成本，或甚至市場壟斷的能力都大量增加。這麼一來，當個別廠商能夠獨自獲得最大利益的時候，合作就不再可能了。由此，在生產合作社中，如果共同利益的基礎只是個別利益的加總，當個別利益可以大於從共同利益中分享到的份額時，這個共同體就必定要解散，或者是重新回到提高生產力，加速累積剩餘價值的一般資本主義企業上，以使得總體能夠分配的份額能夠重新大於個別利益。

但是，馬克思爲什麼會認爲只有生產合作社能夠改善資本主義呢？

馬克思沒有對合作社進行深入的批判，這一事實要由兩種情況來解釋。第一，當馬克思寫作時，對於各種不同的合作社還沒有足夠的經驗提供判斷的基礎。〔…〕第二，馬克思沒有以理論的整體性(theoretical impartiality)來看待合作社，這使得他無法看得比一般社會主義者（對於他們來說由工人和手工業者所提供的證據已經足夠）深入。在這樣的方式下，他偉大的分析能力被預想(preconceived)的剝削教條或公式所阻礙。對他而言，只有那些代表了對於資本主義企業最直接反對的合作社才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他向工人推薦生產合作社，因為生產合作社在「基礎上」攻擊現今經濟體制。這完全是辯證精神，在形式上符合那種在最終分析中，把生產再看作是唯一決定社會形式的因素之社會理論。

135

伯恩斯坦認爲，除了經驗事實不足之外，馬克思無法深入考察合作社的原因就是在於，他從一開始就把生產當作是唯一決定社會形式的因素。通過這樣的觀點，如果不從生產開始改變，整體社會形式就無法

¹³⁵ *ibid*, p.112-113.

發生改變。而把生產當作影響社會形式的唯一因素，正是因為馬克思採取了高度抽象思維而忽略許多現實中可能發生影響因素的結果。

又一次，伯恩斯坦從經驗出發的批判再度發生作用。

如果生產合作社根本上來說，是個別利益的加總，那麼出於「共同利益」的經濟合作要從哪裡尋找呢？

1860年代的社會主義者所嘲弄的消費合作社，已經在時間過程當中證明了自己是一種經濟力量，一種能夠高度發展的、有效率的組織。¹³⁶

他借用歐本海莫博士(Dr Franz Oppenheimer)的想法來說明消費者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的差異：

唯有合作社在本質上是作為一種購買者的聯合[消費合作社]，才能同時達到其普遍目標與其特殊利益使得其擴張是可能的。但是，合作社越是一種賣者的聯合[生產合作社]，而它越投入自己產品的銷售，內在的衝突就越大。〔…〕因此，這種[生產]合作社被迫成為排他的。它對於利潤的興趣不只在消費者身上，更是在其他賣者身上。另一方面，購買者的聯合[消費合作社]則從成長中得利；它對於利潤的興趣是與所有其他的買者相一致的。它努力於壓低利潤率，使得產品更便宜——一種由所有這樣的購買者與作為整體的社群所分享的努力。¹³⁷

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生產者間作為商品的賣者，他們對利潤的興趣是彼此衝突的，只要你的利潤高，我的利潤就低了。但是消費者合作社不一樣，作為商品的買者，有著「共同的利益」——壓低商品的利潤，也就是壓低商品的售價。在這裡，商品的買者有著出於買者本性的共同利益。

¹³⁶ *ibid*, p.114.

¹³⁷ *ibid*, p.116.

商品的提供是根本的普遍利益。以這一點來考量的話，社會的成員在原則上是聯合的。每一個人都要消費，但不是每一個人生產。就算是最好的生產合作社，只要它是為了買或賣而形成的聯合，將總是與社群有潛在的衝突；它與社群有特殊利益的衝突。

138

通過消費合作社，「共同需要」不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而是從每一個人都必須消費的「本性」中產生的共同需要。於是，「共同性」、「合作性」在消費合作社中產生出來了。

更重要的是，通過消費合作社，可以將社群的需要集結起來，要求生產者進行生產。而生產者為了將商品賣出，也會回應消費合作社的要求。由此，可以有效減低資本主義制度下，盲目競逐利潤的無政府狀態。

於是，通過消費的合作，回過頭來對生產進行修正與指導。消費合作社雖然不是直接的，卻能夠間接地影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出於這樣的原因，消費合作社不但能夠在本質上，與社群的整體利益相一致，也可以調節資本主義盲目生產的狀態。由此，在經濟上，社會主義者應該將消費合作社發展起來。

一個工會或工人的消費合作社是否是社會主義的，不是取決於它的形式(form)，而是它的本質(substance)，取決於貫穿其中的精神。它們確實不是森林本身，卻是樹木，它們是森林中非常有用的部分，以及真正的資產。不以隱喻的方式來說，它們不是社會主義，但是作為工人組織，它們當中擁有足夠的社會主義元素，能夠發展成為社會主義解放中有價值的、不可或缺的工具。¹³⁹

二、妥協精神的學習：民主制度的進步

¹³⁸ *ibid*, p.117.

¹³⁹ *ibid*, p.179.

伯恩斯坦認為，政治上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而非「統治」，需要民主制度的發展。

他首先釐清民主的概念：

什麼是民主？

要回答這個問題好像很簡單。乍看之下，把它翻譯成『由人民統治』就解決了。但是只要簡短的考慮就知道這只是一個很表面而且是純粹形式的定義。〔…〕如果我們用否定的方式來表達我們自己，而把民主定義為階級統治的缺乏(the absence of class government)，可能會更接近問題的核心。這指出一個沒有階級擁有與社群整體對立的特權。¹⁴⁰

民主，就是以人民為主，由人民來統治，由「所有的」人民來統治。既然是「所有的」人民一起統治，就不能讓「某一些」人民統治另一些人民。

但是，按照馬克思的想法，正是在生產領域上，資本家對於工人有著統治的力量。工人爲了生存的需要，必須在勞動市場上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以換取生活資料。而資本家作爲勞動商品的買者，對於他的所有物，有著絕對的使用權。於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對立表現在工時與工資的衝突上。而在這樣的衝突中，由於資本家不像工人對於被聘僱有著立即的需要，因此，資本家總是居於優勢。

由此，爲了消除這樣的統治關係，工人就需要一種在生產關係上的民主機制，換句話說，他們需要一種能夠在生產關係上，擺脫被統治關係的機制。伯恩斯坦認為，這樣的機制就是工會：

根據工會的社會政治地位，工會是工業中的民主元素。它們的趨勢是摧毀資本的力量，並且給予工人在工業的管理上，一種直接

¹⁴⁰ ibid, p.140.

的影響力。¹⁴¹

通過工會運動，工人聯合起來向資本家要求最低工資的上升與最高工時的下降。資本家需要工人生產，因此，單一的工人與單一的資本家進行抗爭可能是沒有效用的，但是當生產線上的工人一起組織起來，對資本家進行要求的時候，資本家就必須意識到工人的力量，而必須與工人進行妥協。因此，透過工人的組織，可以改善資本家對於工人的「絕對統治關係」，從而對工人權利與福利進行爭取。透過這樣的逐步爭取，使得工人和資本家間的統治關係逐步取消。

因此，在生產上的統治關係可以通過工會來逐步消除，而其他領域的統治，就需要其他的力量來消除，在這裡問題不再僅僅是工人與資本家的衝突，而是個人權利與自由的爭取。哪裡有統治關係，那裡就要爭取。

一如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民主，它的概念包含了正義的概念，也就是社群中所有成員權利的平等，而這樣就限制了少數的統治。民主越盛行以及越決定公共意見，民主就越意指所有人最大自由。

¹⁴²

但是，這樣的爭取必須要能夠累積下來，否則每一次的爭取都只能是小範圍、個別工業上的統治關係改善。因此，爲了將個別工會的爭取擴展開來，我們就需要將工人權利與福利的要求放入法律中進行保障。

民主與無法律不一樣。民主不是沒有法律，而是缺少立基於財產、出生、或宗教之不平等的法律。民主也不是沒有限制個人權利的法律，而是去除限制了普遍權利平等，所有人平等的權利的法律。¹⁴³

¹⁴¹ *ibid*, p.139.

¹⁴² *ibid*, p.141.

¹⁴³ *ibid*, p.142.

這麼一來，要求民主機制的呼聲就產生了雙重的意義：(1)透過普遍權利的要求，工人在工會中組織起來，反對資本家的絕對統治。(2)除了資本家與工人的統治關係之外，因為民主要求的是「普遍的」平等權利，所以只要存在著少數人對多數人統治或限制權利的地方，民主都要求去除掉這一種統治關係。

的確，在經驗中已經顯示，民主機制在一個現代社會中維持越久，對於少數權利的考量和尊重就越多，而政黨衝突就越沒有憎恨。那些認為沒有暴力行動就不可能設想實現社會主義的人，也許會把這一點看作是反對民主的論證，事實上社會主義的文獻中也不缺乏這種觀點。但是任何不抱持空想主義想法(utopian idea)的人（認為受到延長的大災難式革命影響，現代國家會分裂為互相獨立的社群），將會認為民主不只是作為勞工階級毀滅資本的工具。民主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武器，也是社會主義將會實現的形式。¹⁴⁴

這麼一來，透過普遍權利的爭取，社會一步步邁向沒有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社會，直到不再有少數人統治的那一天到來，社會主義的理想就達到了。真正不是統治，而是合作的社會就形成了。

原則上，民主是階級統治的放棄，雖然它還沒有真正的放棄階級。〔…〕在民主中，各政黨與支持這些政黨的階級很快就學會認出它們力量的限度，以及只會從事它們所能理性地，在現今情況下希望達到的目的。就算它們要求的比它們真正想要得稍微多一點，以便為了不可避免的妥協留下空間——而民主正是妥協的學校——民主是以修正完成的。〔…〕民主中投票的權利使得其成員成為在社群中虛擬的伙伴(virtual partners)，而這種虛擬的伙伴關係必定最終變成真正的伙伴關係。¹⁴⁵

再者，民主制度讓在社會中的成員，認出彼此間的合作關係，並且體

¹⁴⁴ *ibid*, p.142.

¹⁴⁵ *ibid*, p.144.

會到在合作中，一定程度的妥協是必須存在的。通過選舉以及議會活動，民眾在不斷選、不斷為自己利益發聲的同時，也必須逐漸認出，與自己持相對立場的人，也是和自己一樣具有同樣權利義務的人。在這個過程當中，人們開始學習尊重別人的意見，互相協調出一種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生活規則。

由此，透過民主制度的發展，合作與妥協的精神發展出來，為真正的合作關係打下基礎。

這樣的過程是漫長而辛苦的，特別在一開始的時候，由於民眾的意識都還沒有發展起來，政治上能夠選擇的黨派和團體也不多，因此看起來好像只有非常有限的選擇。但是，伯恩斯坦認為，只要保障沒有特權的遊戲規則，隨著人民在經濟生活上的繼續改善、民主制度上的持續熟練、人民智力與合作精神的逐步發展，可以慢慢地奪去現存統治者的殘餘。

在無產階級於數量和文化上還沒有發展起來的時候，普選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看來無異於選擇「劊子手」的權利。但是，當工人在數量以及意識上成長，民主就會變成一個把這些人的觀點從作主人變成人民的僕人的工具。¹⁴⁶

最後，由於工人階級原本一直處於被壓迫的地位，在自己真正當家作主之前，必須透過不斷的投票與承受投票的結果，來練習對於公共事務作決定，以及承受決定的結果。由此慢慢培養自己的智力與自我決定能力。最後才能夠擺脫作為被統治者的地位。

這麼一來，民主就是要讓所有人都能夠作為「真正的公民」，享有同樣的權利義務，而不再有人在社會中屈居於次等公民的地位：社會民主黨不希望瓦解市民社會，然後使其成員都變成無產階級；正相反，社民黨努力要把工人的社會地位，從無產階級提升到市民，且因此使得公民權成為普遍的。社民黨並不希望把市民社會換成無產階級

¹⁴⁶ *ibid*, p.144.

社會，而是把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換成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147

三、漸進式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中的社會主義

透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對伯恩斯坦來說，採取改革策略而不採取革命策略的理由在於：社會主義不是一個可以直接從 0 到 1 的跳躍性過程。相反地，對伯恩斯坦來說，社會主義必定是一個不斷將社會主義理想逐步實現出來的過程。因為在這樣逐步實現的過程中，社會中不論是工人或是資本家，才能夠隨著逐漸的變動，發展出與之相應的意識來，並由此保障了社會主義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不是來自經濟法則的保障，而是來自我們理想的要求。而跳躍式的革命理想，只能夠確保資本主義的滅亡，卻不能保證革命之後帶來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一般來說，當問題是要在進步道路的上，移除有特權的少數所放置的障礙時，我們會認為革命的方式（總是在暴力革命的意義下）比較快，也就說，革命的力量在於消極的方面。

作為原則，憲政立法 (constitutional legislation) 的工作慢得多。它走的是妥協的道路；它不是廢除既有的權利，而是把這些權利買出來 (buy them out)。但是當廣大的群眾的偏見、有限的視域成為社會進步的阻礙時，憲政立法是比革命有力的，而且憲政立法在創造持久和可行的經濟安排上，提供了比較大的優勢；換句話說，憲政立法比較適合積極的社會政治活動。¹⁴⁸

伯恩斯坦認為，革命，特別是暴力革命的成效只在於快速的奪去舊社會中少數人的特權。但是對於該以什麼樣的社會來取代，並沒有辦法提出具體的內容。相反地，立法改革看起來對於舊社會的特權改變的速度似乎很慢，卻總是隨著進步的同時，將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眼界逐步打開。

¹⁴⁷ *ibid*, p.146.

¹⁴⁸ *ibid*, p.204.

如果社會主義要求的不再是一種由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原則，而是要「所有人」共同合作生活的理想，那麼通過日常運動與立法改革的逐步培養工人階級與一般大眾的智力與思想獨立性，就是不可或缺的。我們不能夠期待一次災難式的變革之後，一切民眾的意識就立刻準備完善。

在工人階級自己還不具備強大的經濟組織，也還沒有通過自我控制的組織訓練，而達到高度思想獨立性的地方，無產階級專政的意思就是文人和俱樂部演說家的專政。有一些人認為壓制和繞過工人組織與把工人排除在行政和立法之外是治國才能的頂峰，但是我不希望他們在實踐中體會這種差別。我也不希望勞工運動本身體會到這一點。¹⁴⁹

一旦工人是透過菁英的帶領而結束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很難保證這群菁英階級不會成為新的統治階級。因此，爲了要避免再一次落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無限循環中，就不能夠將日常的運動看作是沒有價值的。相反地，正是因爲通過日常運動的磨練，工人與一般民眾才真正能夠發展他們獨立判斷的態度。雖然這樣的過程是冗長的、痛苦的，但是沒有這樣冗長痛苦的過程，就沒有辦法爲真正的自主做好準備。否則，就會像美國的黑人在南北戰爭後，當不能繼續在棉花田爲奴的時候，卻不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因爲他已經習慣於被人管理的生活了。

而這些把革命的結果視爲理所當然的人，伯恩斯坦認爲，他們就是犯了頭腳倒立的錯誤。他們把在思想上自我完成的教條，當作是現實中實在發生的狀況

烏托邦主義沒有辦法藉由把屬於未來的東西轉變或放到現在而克服。我們必須接受工人現在的樣子。他們沒有如《宣言》中所描繪的那樣赤貧，也不是像他們的讒臣(flatterer)所要我們相信的那樣不受偏見和軟弱的影響。他們有他們生活在其中之社會關係

¹⁴⁹ ibid, p.205.

的美德與罪過。而這些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影響都不能夠在一夜之間被移除。¹⁵⁰

因此，作為一個前進的政黨，或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他首先要將那種不切實際的口號(cant)去除，而把眼睛放在當下的運動上。因為不論未來的大餅畫得再漂亮，沒有當下運動的準備，是怎麼也達不到的。至於那種期望透過一次性的災難性革命就可以達到社會主義的思想家，我們只好先將他們放在一邊，等到他們夢醒的時候，我們早已透過運動使得自己獲得了更多的權利與更高程度的智力發展。而不是隨著他們的幻想，在沒有現實經濟基礎，也沒有運動輔助的狀況下，到頭來一事無成。

我把這個觀點表示為：如果自由發展持續下去，英國的工人階級必然會增加他們的要求，但是不會要求那些不能被顯示為無疑是「必要的」和「可獲得的」東西。這個基本上就是我今天所說的事情。如果有人想要拿社民黨在英國的進步來反對我，我的回答是：這種進步是由英國社民黨從烏托邦的革命教派變成實踐改革的政黨之發展所形成。在今天的英國，沒有一個有責任感的社會主義者會夢想通過一場大革命¹⁵¹來達成社會主義，也沒有人夢想要由無產階級革命來奪取議會。但是，為了那個原因，他們越來越依賴市政自治(municipalities)以及自治組織(organs of self-government)的工作；早期對於工會運動的輕視已經被放棄，反而支持工會運動——而且，也支持合作社運動(cooperative movement)。

那最終目標呢？那麼，就讓它是最終目標吧。〔…〕工人階級知道，為了實現他們的解放，並且隨著解放達到現今社會由自己的經濟動力不可避免地趨向更高形式的社會，他們將要通過長期的

¹⁵⁰ *ibid*, p.226.

¹⁵¹ 英文原文是 *through a great catastrophe*，原意是指通過一場大災難，但是伯恩斯坦常把 *catastrophic revolution*、*revolution* 以及 *catastrophe* 互換使用，且在這裡譯為革命文意上較為清晰，故譯為革命。

爭取，通過一系列歷史的過程，同時改變環境和人。他們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是把在舊的崩解中的資產階級社會中孕育的新社會元素給解放出來。

我已經說過，我已經準備好要放棄最終目標的命題形式，只要最終目標認為勞工運動的任何一般目標作為原則是沒有價值的。但是，在預先設想運動結局的各種理論中，凡是超出一般可設想的目標(generally conceived goal)（在這些目標中決定運動的基本方向和特徵）將會總是導致烏托邦主義，而且會總是阻礙真正的運動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進步。¹⁵²

正是在這樣的立場上，伯恩斯坦說出他的名言：「最終目標對我來說什麼都不是，而運動才是一切。」

對伯恩斯坦來說，社會主義不是在遙遠的將來，而就是存在於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森林不會在一夕之間長成，而必須要透過養育一株一株的樹苗，使它慢慢茁壯，才能長成一片美好的森林。

因此，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最重要的實踐任務，就是要認出存在於資本主義中的社會主義因素，並且將它們發展起來。那麼，現代資本主義終究竟隱含了哪些社會主義的元素呢？

伯恩斯坦所認為在資本主義中的社會主義元素可以整理如下：

1. 政治上民主制度的擴展
2. 經濟上消費合作社的推廣
3. 工會對於勞工生活條件的持續改善
4. 透過社會主義政黨對於社會主義理念的推廣，爭取更多民眾

¹⁵² ibid, p.191-192.

的支持¹⁵³

通過這些原則的確定，「伯恩斯坦對於社民黨、激進資產階級、工會以及合作社結盟的概念，強調出階級鬥爭的多樣性。社會主義者在議會以及經濟上推進他們的理想。更多的得票表示更多的政治權力，更高的工資，工人生活條件的提高表示更大的經濟力量。社會主義者獲得越多力量，社會主義越快實現。那麼，何需革命呢？」¹⁵⁴

¹⁵³ 以上四點是參考 Gay, p.,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pp.218-223 中的說明。

¹⁵⁴ Gay, P.,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p.223-224.